

你是如何发现自己对象出轨的？

我以一种最羞耻的方式发现。

丈夫明明在外地出差，却被告知丈夫在本地医院的急诊室。原来是丈夫和情人酒店私会时过于激动，不小心进医院。

那时的我刚刚怀孕。

01

深夜一点，我接到医院的电话，我老公辛志远在急救室，因为剧烈运动而导致肌肉撕裂。

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了，辛志远不是去江苏出差了吗，怎么会出现在本地医院，还大半夜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撕裂？

太扯淡了！

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努力想为这件事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可那个答案就在那里，呼之欲出，让一切解释都显得苍白愚蠢。

我浑身发冷，手一直在抖，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。

我跟辛志远是大学同学，21 岁相恋，26 岁结婚，结婚三年，在一起八年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情投意合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

更何况，我刚怀上他的孩子，上周还是他陪我去医院做的体检。

辛志远脸色煞白地躺在病床上，看到我进来，他脸色更白了。我扫视一圈，病房里除了医生就是护士，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女人。

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出差了吗？」我赶紧问他，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，希望他能给我一个说得通的解释。

「你先签字吧，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。」辛志远目光闪躲，有些尴尬地看向旁边的护士。

护士递给我一张手术通知单，辛志远高强度运动，腿部、腹部肌肉撕裂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

辛志远去做手术的时候，我找医院打听清楚了，辛志远是 120 急救车从一家四星级酒店接出来的。

我给这家四星级酒店打电话，核实情况。

酒店的答复让我可怜的幻想彻底破灭——昨晚，辛志远是跟一个女人一起开的房。120 的电话，就是那个女人帮他打的。

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刀在我的五脏六腑翻搅，我只有不停地吸气，才能缓解那种锥心刺骨的疼痛。

我用尽力气紧紧握着手机，好像它是辛志远的脖子。我真希望它就是辛志远的脖子。

我给酒店打电话，要他们提供那个女人的身份信息。

酒店工作人员拒绝了我，说他们不能泄露客人信息，辛志远跟谁开的房，我只能问他自己。

辛志远做完手术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。

护士把辛志远安顿好之后就离开了。我帮辛志远把脚边的被子盖好，很平静地问他：「她是谁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」

辛志远不敢跟我对视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一句对不起。

对不起。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受到的伤害，十万个对不起都弥补不了。

「她是谁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」我继续追问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仙大美人，让辛志远背叛了八年的感情，还激烈狂野得拉伤了肌肉？

然而，辛志远不肯说，他死都不肯说出那个女人的名字，不肯告诉我她是谁。

呵呵。心口揪着疼，我却笑了起来。谁说婚外恋没有真心？看看，这不就是真爱吗？辛志远不肯说，不就是想保护她吗？

他怕我去找她，怕我打她骂她，朝她脸上泼硫酸吗？

他也太小看我了。

「离婚吧。」我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对他说，「辛志远，等你出院了，我们就去民政局。」

辛志远赌咒发誓，说他就是一时糊涂，他求我原谅他，说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让我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他，他说他跟那个女人就是逢场作戏，他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没想到这么倒霉就被我抓到了。

他不提孩子还好，一提到孩子，我一直压抑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冲垮了理智的堤坝。

「我会去打掉这个孩子！你不配做孩子的父亲！辛志远，我告诉你，离婚！必须离婚！我不会原谅你的！绝不！」

我咆哮起来，直到护士听见动静把我赶出病房。

我在大楼外坐了很久很久，才麻木地开车回家。我已经不痛苦了，冬夜的寒风抽走了我所有的体温，也抽走了我所有的情绪。

回到家，我开始盘点我们的财产。

房子虽然是我们婚后买的，但 300 多万的首付，我家出了 280 万，他才出了 20 万，占比不到十分之一，现在房价涨到 500 多万，我按市场价给他房价的十分之一，他应该没什么可说的。

车子是我的陪嫁，当然归我。

再看看存款，还不到三十万。辛志远家那个大窟窿，今天老太太要做手术，明天弟弟要开店，前前后后，我不知道填了多少钱进去了！

所有账一笔笔算清楚，我才如遭雷击，如梦初醒：跟辛志远结婚，我实在太亏了！

当初跟他结婚的时候，我家亲戚就开过玩笑，说辛志远赚大了，我一个一线城市的独生女嫁给他这种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大学生，实在太便宜他了。

可惜，那时候我有情饮水饱，我只看到他聪明上进，看到他前途无量，看到他对我细心体贴。我认定了我们天生一对，情比金坚。

现实像一个巨大的巴掌狠狠扇到我的脸上，脸痛，心更痛。

还没来得及上床躺一会儿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今天是周末不用上班，我呆呆坐在桌子前，看着摊了一桌子的账本，头痛得没办法再思考。

浑浑噩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家里的门铃突然被摁响了。「叮咚，叮咚……」一声声像催命一样。

是查水表的吗？我赶快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，又搓了搓脸，才走过去开门。

门一开，我准备好的微笑凝固了。

不是查水表的大叔，门外站着的，是辛志远的弟弟辛志明。

他烫着飞机头，穿着瘦腿裤，明明长得挺帅的，却打扮得像个二流子。

「嫂子，我哥呢？」他笑嘻嘻地挤开我走进客厅，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顺手从果盘里揪了串葡萄吃。

我没搭理他，辛志远的丑事，我真的说不出口。

辛志明倒也没追问，他跟饿了十辈子似的，坐在沙发上逮着那个果盘猛吃，一边吃还一边跟我套近乎。

我一看就知道，他又是来借钱的。

果然，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辛志明开始借钱了，开口就要 5 万。说他想拍短视频，一边到处玩一边拍当地的风土人情，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。

这 5 万块钱，是借给他当启动资金。

如果是以前，我会象征性地给他几千块钱，不指望他还，只为图个耳根清净。

可是现在，辛志远背叛我给我戴了绿帽子，他辛志明居然还敢腆着脸来让我当冤大头？

还说什么通过旅游来赚钱，他想的可真美。

我冷漠地看着辛志明，「8 月份你刚找我借了 4000 块钱交房租，这笔钱你先还给我吧。还有之前你开店找我借的 30 万，今天好好算一算，一起都还了。」

「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」辛志明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「你跟我哥吵架了？」

「别叫我嫂子，我跟你哥过几天就会去办离婚，以后桥归桥路归路，你们辛家人跟我没半点关系。」

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可辛志明还以为我是跟辛志远吵架了拿他撒气，啰啰嗦嗦劝了半天，说什么他哥对我有多好，我嫁给他哥多么幸福。

我越听越扎心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把辛志远出轨的事全抖露了出来。我让辛志明马上离开我家，我告诉他，我跟辛志远离婚，是铁板钉钉的事。

辛志明马上变了脸。

「离就离！还真把自己当金疙瘩啦？当初要不是看中你是独生女家里又有几套房子，你以为我哥会跟你结婚？就凭你这长相，能嫁给我哥全靠你爹妈有钱！」

我呆住了。辛志远跟我结婚，就是看中了我爸妈名下有两套房子吗？

两套房子，再加一个本地的户口。辛志远跟我结婚，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。

我的心瞬间冻成了冰块。

难怪他对我总是淡淡的，虽然也各种关心体贴，但都没有什么热情和激情，从刚开始谈恋爱，我们之间就像老夫老妻，从来

没有那种情浓似火，腻腻歪歪的时候。

我一直以为他天性如此，现在想想，一个能跟小三弄得肌肉拉伤的男人，又怎么可能天性淡然？

他只是对我淡然罢了。

突然，我很庆幸辛志远出轨了。如果他没有出轨，我生的孩子要跟着他姓辛，我赚的钱要养他一大家子人，就连我爸妈辛苦一辈子置办的家产，也要被他和 he 家里人牢牢惦记着。

我打了个寒颤。离婚，我要离婚，一分钟都不想再拖了。

赶走辛志明，我马上开始收拾东西，打包衣物，把辛志远的东西全部扔进几个箱子里，等他一回来，我就让他拖着箱子滚蛋！

收拾书房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辛志远前几个月淘汰的一个旧手机。

那个手机才刚用了一年，看他淘汰了，我就说拿去给我妈用，换掉她那个用了二年多的旧手机。辛志远拒绝了，他说想孝敬老人就买个新的，扔个旧手机过去太不像话了。

当时我还挺感动的，觉得他对我爸妈很好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旧手机他不肯送人，也没有拿去卖掉，里面很可能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

我本来还担心他会把手机密码改了，充上电开了机才发现，密码还是他惯用的那一个。

他知道我从来不翻他的电脑和手机，所以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吧。

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翻开手机相册，我还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。

第二章 复仇开始

02

单人照，双人照，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个陌生女人的身影。大眼睛，高鼻梁，柳叶眉，尖下巴，网红四件套她全部都有。

这位小三，确实比我好看。

妒忌像毒蛇吞噬着我的心，我死死盯着这个女人的脸看，看着看着，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这张脸实在太像记忆中的另一张脸了！虽然眼睛变大了，鼻梁变高了，可是相似的菱形脸，还有下撇的嘴角带来的那种刻薄感，几乎跟记忆中的那个人一模一样！

是她吗？十年过去了，那个恶魔又要来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了吗？

我呼吸急促，手颤抖着翻找手机里的信息，想要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。

我认识的那个恶魔姓漆，一个非常少见的姓氏。我想知道，这个女人是不是也姓漆，是不是也叫漆盼盼。

通讯录没有姓漆的，也没有叫盼盼的，记事本、文件夹里也没有相关信息，除了照片，我得不到任何线索。

我表哥是个网络高手，非常擅长网络追踪，曾协助警方侦破过网络案件。我哆嗦着把女人的照片发给他，拜托他帮我查查这个女人的来历。

十年前的事，表哥已经不记得漆盼盼这个名字了吧？可我还记得，永远都记得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那个叫漆盼盼的恶魔，在我心里留了一道疤，一道血红的、狰狞的疤，这辈子都不会消失，不会痊愈。

一整天我都坐立难安。我像一头困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无法安静地坐下来哪怕喝一口水。

我的神经绷成了一根细丝，快要断掉了。

一直到晚上，表哥才联系我。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上面写了那个女人的姓名，身份证号，工作单位，现在的住址，还有她在好几个社交平台注册的账号。

「你查她干嘛？」表哥问我。

他果然不记得了。我告诉他，这个女人做代购骗了我一笔钱，我要去找她要回来。

我不想让表哥蹚这趟浑水。在微信上看到漆盼盼这三个字，确认了这个小三就是那个恶魔的那一秒钟，我就已经下定了决

心。十年前的旧债，我要讨回来。当年没有伸张的正义，由我来执行。

我要让她死。

那些鲜血不能白流，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，所有的痛苦和悲伤，都必须得到回应！

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老天爷无眼，那就让我来取而代之！

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一张张仔细研究这些照片，研究漆盼盼在社交平台留下的足迹，搜索所有跟她相关的信息，我研究那个女人的喜好，描绘她的行动轨迹，甚至顺藤摸瓜查到了她的前男友、前前男友的社交账号。

我从来不知道，自己竟然还有福尔摩斯的潜质。

漆盼盼在网上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，当年的魔鬼，竟然天天在微博上分享伤感的文艺句子，什么「我在漫天风雪的回忆里披荆斩棘，你却在哪一个的字典里演绎皈依。」什么「有时候繁花似锦的热闹，只是暗无天日中悲伤的前兆。」

再配上几张加了滤镜的 45 度角自拍，或轻颦浅笑，或低眉敛目，活脱脱一杯清新淡雅的绿茶，忧伤得能让豆瓣反矫小组的地爷们集体咯噔，郭小四看了都得跪地喊大师。

我看得快吐了。

表哥给我的信息说漆盼盼现在在一家健身会所当前台小妹，我查了一下健身会所的地址，发现它离辛志远公司不远，两人应该是在健身房认识的。

辛志远两年前开始健身，两人从去年夏天开始有合影，在一起最少也有一年多了。辛志远跟我说他是一时糊涂，这是第一次出轨。呵呵。

吸着我家的血养活他全家，还出轨给我戴绿帽子，做人怎么能无耻下贱到这种地步！

在漆盼盼另一个社交账号里，我发现她扫码进了一个讨论化妆品的微信群，我办了一张新电话卡，申请了一个新的微信号，用新号混进了那个群。

漆盼盼的头像就是她自己的照片，实在太好找了。我没有马上加她，我有办法让她主动来加我。

几天之后，辛志远出院回家了。

住院期间他拼命联系我我都没接他的电话，但是今天，我特意做了一桌饭菜等他回来。

看到桌上的饭菜，辛志远很诧异，他看看我又看看饭桌，语气充满了惊喜，「妍妍，你，你原谅我了？」

「先吃饭吧，」我示意他去换衣服洗手吃饭，「医院里伙食不好，你看你都瘦了。」

知道辛志远刚做过手术肯定不会喝酒，我还是开了一瓶酒，不把自己灌上几杯，我没办法说出那些让自己恶心的话。

我闷头吃菜，辛志远跟我说话我也爱答不理。

酒过三巡，我终于借着酒劲哭了起来。辛志远趁机搂住我，他一边道歉一边信誓旦旦，说他跟漆盼盼是第一次发生关系，他会跟她分手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做伤害我的事。

我哭了很久，哭得肝肠寸断。最后，我对辛志远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既然他答应跟漆盼盼断绝关系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

辛志远很高兴。我看着他的笑脸，在心里计算着去医院做人流的时间。

我刚怀孕一个多月，现在是流产最好的时机。

我假装自己肚子不舒服去医院看病，回来告诉辛志远，医生判断我有先兆流产的迹象，需要卧床保胎一周。

我跟辛志远说：「你自己还在养伤，不方便照顾我，我去我爸妈家住一周吧。你在家好好休养，别担心我。」

辛志远被我的体贴贤淑感动了，抱着我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又赌咒发誓说他一定会跟小三了断，给我们的宝宝一个温暖的家庭。

我连连点头，内心却毫无波澜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救不回来了。

我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，回父母家休养。我对爸妈说辛志远出差，我先兆流产需要卧床保胎，所以回家休养一周，他们毫不怀疑。

辛志远出轨的事，我没有告诉父母，还不到时候。

躺在床上休养，我并没有闲着。

我精心装修了自己小号的朋友圈，吃喝玩乐的照片发一波，环境各种高大上；再发几张能看出奢侈品的打码美照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一位有钱有闲的白富美马上诞生了。

我一边装修朋友圈，一边用小号在那个化妆品群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刷存在感，让群里的人开始眼熟我。

每当漆盼盼在里面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去接她的话茬，捧她的场，营造我们很合拍很聊得来的感觉。

来父母家的时候，我从家里带了很多自己用的护肤品和化妆品。我挑了现在最热门的几样拍照发到群里，声称是自己的闲置，现在免费转让，问有没有人要。

我用的基本都是大牌，消息一发，群里地震了，一堆人排队说自己想要。我选了第一个举手的，让她加我的微信把地址告诉我，我今天就快递给她。

过了几天，我又发了一个包包的照片，同样免费转让。

包也是大牌，也的确是我的闲置，本来想到二手网站卖掉的，一直懒得弄，现在正好拿来钓鱼了。

这个包包也顺利送出去了。

两次，漆盼盼都举手了，但是她都没抢到第一个留言，所以没有她的份。

晚上，漆盼盼来加我的微信了。

看到她的好友申请，我冷冷一笑。该来的，终于来了。十年前把我们全家送入地狱的恶魔，终于开始走向我的陷阱了。

03

漆盼盼问我还有没有闲置的化妆品和包包，她说我的东西都很有品位，她都很喜欢。

我把护肤品和化妆品拍照发给她，问她想要哪个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钱我愿意出。

漆盼盼真够贪心的，她说她全都想要。还发了个绿茶兮兮的表情，问我：「小姐姐，可以吗？」

当然可以。这些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。

我把护肤品和化妆品打包寄给了她。一万多块钱的东西，送给她了。

我没有在护肤品里做什么手脚，让她烂脸之类的，我不要她变丑，我要她的命。

短短几天，我跟漆盼盼成了好朋友，化妆品大使起了作用，漆盼盼认定我又有钱又大方，是人美心善的阔太太。

女人之间的友谊，就是这么纯粹和简单呢。

夜里无法入睡的时候，我也会想，如果辛志远和漆盼盼只是一对单纯的狗男女，我会不会放过他们？

如果辛志远跟我结婚不是另有所图，如果漆盼盼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三，我会放过他们吗？

我想，我会的。只是出轨而已，离婚就是了。跟他们多纠缠一分钟都是对我自己的羞辱。

只可惜，他们不是普通的出轨，他们对我做的事，我无法原谅，也不准备原谅。

至于那个无辜的胚胎，我庆幸它只有黄豆那么大，我还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还没有对它产生感情。否则，我可能会因为失去它而痛彻心扉。

在父母家休养了一周，我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心情也前所未有的宁静平和。

看到漆盼盼朋友圈里的新照片，我心如止水，尽管我认出了盘子右上角的那只手。那只手的形状我太熟悉了，那是辛志远的手。

辛志远跟漆盼盼去吃了网红餐厅，去公园漫步喂鱼，一起看了电影，他还给她买了条项链。

我给漆盼盼点赞，夸她跟她男友好幸福，说她男友一定很帅——我承认我是在嘲讽。辛志远不丑，但跟帅也不太沾边，单论外貌，他在当年追我的男生里根本排不上号。

我真是瞎了眼，我挑来挑去，怎么就挑了个垃圾呢。

漆盼盼回我了一个甜甜微笑的表情。今日的约会，想必让她非常开心和满意。

一周病假休完，父母知道我要回自己家了，有点恋恋不舍。我妈帮我收拾东西，语气有些伤感，「你不回来住，我们还不觉得家里冷清，你这一走，我跟你爸都有点不适应了。」

看着妈妈头顶新长出来的白发，我心里难过，却还是笑得没心没肺的，「我走了你们不是更省心吗？做饭少做一个人的，多舒服！」

我爸背对着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，听见我们的对话，扭头突然说了一句：「还是两个孩子好，可以轮流回来陪陪父母。要是.....」

「爸！水流出来了！您浇水浇太多啦！」我急忙打断我爸的话，指着花盆让他看。

水浇太多了，水都从花盆底下流出来了，小小的水洼在阳光下反着光，像一大滩眼泪。

我爸拿纸巾擦水，我偷偷看一眼我妈，她手里还拿着我的衣服，正盯着空气中的某个地方发呆，眼眶已经有些发红了。

不能提。十年前的往事，提起来大家心里都不好过。我妈至今还经常做噩梦，白头发一茬又一茬，染都染不过来。

回到家，辛志远对我格外殷勤，嘘寒问暖不说，还向我展示刚到货的好几本孕婴指南。

「这本《亲密关系》据说特别好，新手妈妈可以多看看，还有这本《0-3岁的婴儿在想什么》口碑也特别好，你好好学习学习，科学育儿，把我们的宝宝养得健健康康，聪明强壮。」

合着养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事。他买几本书就行了。

「好啊。老公真好。」我冲他嫣然一笑，满脸幸福地摸着自己的肚子，「宝宝好幸福，有个这么爱他的爸爸。」

「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，」辛志远笑着说，「第一胎可以先生个女儿，女儿懂事顾家，等二胎生了弟弟，还可以帮你照顾弟弟。」

先生个女儿，再生个儿子，老婆一边上班挣奶粉钱一边带孩子，他跟小三风流快活两不耽误——这么美好的想象，听得我都想给他点个赞。

我恶心得快装不下去了，只好转移话题，「对了，这次回爸妈家听到了一个好消息。」

「什么好消息？」

「我小舅舅要高升了，各种流程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就等着公示了。」我抛出这个诱饵，观察辛志远的反应。

辛志远是做互联网金融的，我舅舅是银保监会的，舅舅高升，对他的事业发展意味着什么，不言而喻。

果然，辛志远非常激动，「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你让你爸妈牵头组个局，咱们请舅舅一家吃顿饭吧。」

「嘘！」我伸出一根手指头按住嘴唇，「还没公示呢，你激动什么，等结果出来了再说。」

「没问题没问题！」辛志远高兴得直搓手，「太好了！真是个好消息！」

当然是个好消息，只可惜，这消息是假的。它只是我的诱饵，跟送给漆盼盼的化妆品一样，它是陷阱上铺好的馅饼，是量身定制的毒药。

第三章 双管齐下

04

微信上，我跟漆盼盼聊得火热。

我夸辛志远送给她的那条项链好看，告诉她，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要让男人多送礼物，男人在你身上投入越多，就越爱你，越舍不得分手。

「我男朋友也不是特别有钱。花太多他的钱，我怕他会反感呢。好像我贪图他的钱似的。」漆盼盼说。

啧啧，还真是清新不做作。不好意思花男人的钱，却好意思找没见过面的网友要一万多的护肤品。

我现身说法，用我的故事告诉她，成功的女人该怎样驾驭一个男人。

我告诉漆盼盼，其实我跟我的富豪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没有离婚，家里的黄脸婆死不松口，不肯顺应天道退出历史的舞台。

漆盼盼震惊了，「天哪！姐姐你好厉害！你到底是怎么说服你老公离婚的？」

「没什么诀窍，一是多修炼自己，外貌，身材都要维持好，多学习穿衣搭配培养气质，让他带出去有面子；二是床上让他满意，我买了很多研究两性关系的网课，还学了不少情趣方面的小技巧，每次都给他新鲜感。三就是不停地要东西，让他送包送珠宝送车送房子，让他为我花钱为我付出，一点点试探他的底线在哪里。」

「触到他的底线，他翻脸了怎么办？」

「翻脸了再把他哄回来嘛。给他点甜头，他自然就回心转意了。」

「太厉害了！姐姐你真是高手，难怪能成功上位！我要是有你一半的手段就好了。」

漆盼盼对我很是艳羡，对我踢掉黄脸婆顺利转正一事大为佩服，她遮遮掩掩欲语还休地告诉我，其实她跟我之前的处境很像，她这个男朋友也有老婆，黄脸婆也占着位置不肯离婚。

「那你男朋友是什么态度？」我心平气和地问她，好像在问别人的事。

「他也没办法啊，黄脸婆怀孕了，而且她家有点来头，我男朋友还想利用一下她那边的人脉。」

呵呵。我有点想笑。

「那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承诺？」我替她担忧道，「照现在的情况看，你优势并不明显啊。你得赶紧为自己增加一点砝码。」

「怎么增加？」

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呀，让他迷恋你的同时，努力增加他的沉没成本。对了，你还可以想一想，他有没有什么把柄，小辫子之类的，你可以拿这个逼他离婚。」

我分析得头头是道，结果漆盼盼来了一句，「什么是沉没成本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就看漆盼盼怎么操作了。

为了培养她的胃口，我给辛志远重新配置了行头，去网上给他买了块高仿的名表——虽然是高仿，也花了我好几万——搭配

着精美得完全看不出是赝品的盒子，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他。

辛志远这个土包子根本不认识这表，听了我的科普才惊喜地问我，「你哪儿来的钱？怎么突然给我买这么贵的腕表？」

「是别人送给我舅舅的礼物，他不敢戴出去，想便宜一点卖掉。我一听价格这么划算，就自作主张买下来了。你以后肯定一路高升，只有这块名表才配得上你。」

我一通胡扯加马屁，拍得辛志远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看着他可笑的嘴脸，我深深觉得对不起舅舅。我舅舅两袖清风，却被我诬陷受贿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

盯着漆盼盼的朋友圈，推算出她又跟辛志远约过会之后，我去找她聊天了。

我发了好几款名表的图问她哪块表好看，说我跟我老公的结婚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想送他一块腕表。

当然，我送给辛志远的「名表」就在名单上。

漆盼盼马上发现了那块表，「这块表我男朋友也有，前两天刚见他戴过，我还说蛮好看的。」

「他也有？」我安详地打字，「那你还说他没钱？这表多少钱你知道吗？」

听完我报的价格，漆盼盼不淡定了，「原来他这么有钱！太过分了，自己戴这么贵的手表，送我的项链才两千多块钱！」

「不肯在你身上付出呗。」我给她支招，「你得逼一逼他。让他养成为你花钱的习惯。」

漆盼盼开始逼辛志远了。

我知道这一点，是因为我偷偷登陆了辛志远的银行账号，连续看到了好几笔大额支出。

SKP 的奢侈品肯定让漆盼盼很开心吧。看着那几串数字，我的心久违地抽痛了几下。

辛志远从来没有送过我这么贵的东西，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爱过我。跟我结婚，只是为了少奋斗十年，跟感情无关。

没过几天，漆盼盼来跟我报喜了。

「姐，你真的好牛！我要拜你为师。你的策略太有效了，我男朋友最近给我买了好多东西！」

她把照片发给我看，非常得意，「男人果然要用点手段才会听话。以前是我太傻了。」

我祝贺她，让她再接再厉。人的胃口都是慢慢养大的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

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不过今天差点出了岔子。

我经期用过的卫生棉条扔在垃圾桶里，被辛志远看到了。他问那是什么东西，怎么全是血。

自从做完人流，来大姨妈的时候我都很谨慎地用卫生棉条，就是担心用卫生巾被他发现了。

「哦，之前鼻子流血，我用来堵鼻孔的。」我编了个谎话搪塞他，心里也有点发愁，马上怀孕就满三个月了，我平坦的肚子会不会引起辛志远的怀疑？

我去网上一搜，发现好多孕妇快五个月才显肚子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应该来得及。实在不行就买个假肚子绑上。

我借口胎位不好不能过性生活，根本不让辛志远碰。他不一定会发现我的假肚子。

在给漆盼盼洗脑的同时，我想办法联系上了她的前男友。

她这位前男友以前就是健身房的教练，现在在酒吧当服务生，他微博上发的自拍都很社会，说话也蠢兮兮的，一看就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。

我去酒吧找到这位前男友，点完酒塞给他一笔小费，问他能不能加个微信。

小费在前，前男友非常爽快地加了我的好友。酒吧人多眼杂，我没有多停留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我找这个男人聊天，说请他吃饭。大概以为我看上了他，想撩他，漆盼盼的前男友矜持地答应了我的邀请。

我请他吃了一家不错的馆子，吃完饭。我把手机里的照片亮出来让他看。

照片是漆盼盼跟辛志远的合影，勾肩搭背脸贴着脸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关系。

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这个名叫赵征的男人变了脸，眼神警惕地看着我。

很明显，他认出了漆盼盼。

「这是你女朋友吧？」我平静地看着他，「照片上的男人是我老公，你女朋友背着你跟我老公在一起了。」

赵征呼了口气放松下来，「我跟她早就分手了，她勾搭你的老公，你去找她去，不该来找我。」

我显得非常意外，「你跟她已经分手了？不会吧？我看她微博上还有你的照片，你们四个月前还在一起呢！」

「真分手了。」赵征骂了一句，说，「难怪把老子踹了，原来是跟别的男人搞上了。」

「本来还想让你管管她的。」我痛苦地垂下眼睛，「我老公被她勾得天天不回家。她再这么下去，我真的要找人打她了。」

赵征对前女友的破事不感兴趣，站起身就要走，对我这个怨妇没有一点同情心。

我急忙叫住他。我说：「赵先生，要不你帮我劝劝她吧，我可以给你钱。」

「钱？」赵征一愣，抬起来的屁股又坐回了椅子。

「对，我给你一笔钱，」我一副思路突然被打通，想出了新的解决办法的模样，「等我老公和漆盼盼约会的时候，你过去搅局，就说你是漆盼盼的男朋友，让我老公别缠着她。」

「我**，这也行？」赵征也一副思路突然被打通的模样。

「拜托了，我已经怀孕了，我真的不想失去我老公，不想失去这个家。」我苦苦哀求，仿佛他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

赵征试探性地要了个价格，我讨价还价之后，两人愉快地达成了协议：先付定金，事成之后再付尾款，流程科学且严谨。

赵征的思路确实被打通了，因为他又问我，「要是顺便再打你老公一顿，你还能不能再加钱？」

我眼睛一亮，「当然可以啊！不过你下手别太重了，别闹出人命啊。」

辛志远的命，留着还有用。

我在辛志远的车上安了定位器和窃听器，三天后，我终于等到了他跟漆盼盼约会的消息。

我把地址发给赵征，在家里等着。

等到晚上，赵征给我发微信了，告诉我任务顺利完成，让我把尾款付给他。

「等我老公回家，我验收完就付。」我付了一半尾款，等着辛志远回家。

两个小时后，辛志远回来了，鼻青脸肿，眼镜也碎了半边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进门的时候差点摔了个大跟头。

「志远！你怎么了？」我关心地迎上去，搀扶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张罗着给他拿冰袋冰敷。

「今天真倒霉，」辛志远说，「走路走得好好的碰见个神经病！他妈的像条疯狗似的！」

「这些伤都是他打的？」我同情地打量着他，啧啧，确实倒霉，后脖子也破皮了呢。

「是啊。妈的神经病。」

「报警没有？这种神经病就该送到警察局关两天！」我义愤填膺。

呵呵，他敢报警吗？渣男跟小三，闹大了他不怕不好收场？

「没有。算了，跟个神经病计较什么呢！」辛志远像霜打的茄子，「我去洗澡了，身上都是他踢的鞋印。」

「好吧，快去吧。」我差点笑出了声。

漆盼盼应该也到家了吧，我推算了一下时间，拿起手机给漆盼盼发微信。

「今天看了个电视剧，超级好看，跟你安利一下。」我假装安利电视剧。

果然，漆盼盼很快回复我了，她回了一串哭泣的表情，楚楚可怜的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「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」我微笑着发出这句话。

「今天真是疯了，我跟男朋友约会呢，以前的男朋友突然跑过来搞事情，把我男朋友打了一顿。」

我赶快问她为什么。

漆盼盼说：「不知道呀！莫名其妙！我明明跟他分手了，他还以男朋友的身份自居，说我劈腿，脚踩两只船，让我男朋友看清我的真面目，别跟我这种渣女混在一起。」

赵征居然这么优秀？这话说的，我都想鼓掌了。

「我男朋友气得要死，跟他打架又打不过，路边一圈看热闹的，丢脸死了！」漆盼盼嘤嘤嘤地哭，「你说我前男友是不是有病？我又没招他没惹他，他干嘛这样啊？」

他干嘛这样啊？因为他收了我的钱啊。

我继续打字：「那你男朋友没有误会你吧？」

「怎么没有！他也以为我劈腿，脚踩两只船呢，我们俩大吵了一架！」

「怎么能吵架呢？」我摇头。应该打起来啊。

辛志远洗澡出来了，脸上的红肿更明显了，看得我恨不得多给赵征几百块钱。

辛志远心情非常低落，连敷衍我的心情都没有，臊眉耷眼地早早上床睡了。

他心里一定很痛吧？花了那么多钱，那么多精力的真爱，竟然脚踩两只船，还害得他被正牌男友打了一顿，刚刚恢复好的小弟弟搞不好又遭到重创了。

真是男默女泪呢。

漆盼盼晚上一直给我发微信，问我该怎么办，她说她很担心会失去辛志远，害怕辛志远会因此跟她分手。

我理都懒得理她，退出小号舒舒服服地追剧，痴男怨女爱干什么干什么，反正我现在挺开心的，一点都不苦恼不迷茫。

不过，赵征这件事确实给了我更多的灵感。我准备想点办法，把这把火再烧旺一点。

我给辛志明打电话，约他在我公司附近见面。

对付辛志明就更简单了，有钱一切都好说。辛志明知道他哥哥出轨的事，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，辛志远现在还在跟那个女人

来往，我想保住自己的家庭，想让辛志远讨厌那个女人，主动跟她分手。

「那.....我去劝劝我哥哥？」辛志明现在跟我又是一家人了，一口一个嫂子叫得很亲热。仿佛之前那些难听的话他从来没说过。

「劝了没用的，他现在就是中了毒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」我忧伤地叹气，愁得眉头紧皱。

「那，我跟家里说吧，让咱爸妈来教训他！」辛志明天真地搬出他的父母。

「别让老人跟着操心难过了，」我拒绝了这个愚蠢的提议，我用深思熟虑的口吻说，「我想了好久，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哥死心。」

「什么办法？」

「那个小三在健身会所当前台，你拿你哥的会员卡过去健身，过两天就跟他炫耀，说会所的漂亮前台在追你。」

辛志明长得挺帅的，追他的小女生很多。漆盼盼追他不是不可能的事。

辛志明露出了然的笑容，「嫂子你这玩的离间计对吧？让我哥跟那小三产生误会？」

「是啊。」我给他戴高帽子，「这件事只有你去办才能成功，其他人都不行，只有你的话才能让你哥哥深信不疑。」

「行啊！嫂子发话了，我就是死也得把这事办成。」辛志明冲我挤挤眼，「办成了，我拍旅游视频的启动资金肯定也有了，嫂子你说对吧？」

「你说的很对。」我冲他微笑，「只要你哥跟那个女人分手，我马上把启动资金转给你。」

挨了一顿打之后，辛志远老实多了，除了加班，晚上早早就回家了。

正好我今天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新闻，一个女的出轨，她老公把奸夫给杀了，我就把这个新闻念给辛志远听。

辛志远听完没什么表情，只说那个老公太蠢了，因为争风吃醋就去杀人，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，太不划算了。

我引导他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。

我说：「这种三角关系太危险了，我们都觉得为这点破事杀人不值得，可架不住有人就是性格冲动，容易激情犯罪。我们管得住自己，管不住别人啊。」

比如你就管不住赵征，被他激情犯罪狠狠揍了一顿。

我的话果然引起了辛志远的共鸣，他喃喃感叹：「是啊。有的人真的跟疯子一样，你不小心招惹了他，说不好哪天他就捅你一刀子，太可怕了。」

挨了顿打，果然有阴影了。挺好的。

我登陆小号问漆盼盼什么情况，说我这几天出去玩了，没怎么看微信。

漆盼盼哀怨无比，说男友对她冷淡了很多，她使劲哄他讨好他，但两人关系还是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男朋友老说他加班，她怀疑他是回家陪黄脸婆去了。

黄脸婆这个词已经刺激不到我了，我让她干脆晾辛志远一阵子。男人嘛，不能光给甜枣，不能把他惯得没边。人都贱得很，你越跪舔他越不把你当回事，你不搭理他，他反而患得患失了。

「可是现在我跟他的关系已经出问题了，我再不理他，两人不就真凉了吗？」漆盼盼反问我。她还不算太蠢。

「不会的，你相信我。欲擒故纵，绝对是对付男人的制胜法宝。」我只能使劲给她洗脑，让她相信我这个顺利上位的前小三。

「嗯，那我试试吧。不行再说。」漆盼盼终于接纳了我的建议。

很好。可以开始下一步行动了。

我担心辛志远不肯把健身卡借给辛志明用，毕竟小三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能藏多紧就藏多紧，最好不被任何人发现。

所以，我自己花钱给辛志明办了张卡，说是单位发的，不要钱。我把漆盼盼的照片发给辛志明看，让他赶紧去健身房认识

漆盼盼。

辛志明去了健身房回来跟我说，漆盼盼人特别清纯，说话柔声细气的，还挺温柔的。

潜台词就是，难怪我哥看上她了。

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一个内心住着恶魔的人，怎么能表现得这么清纯，这么人畜无害呢？

「想办法拍几张跟她的合照，能表现出关系很亲密的样子就更好了。」我给辛志明支招，让他保存好照片。

没过两天，辛志明把拍好的照片发给我了。照片上，他跟漆盼盼肩并肩站着，他的胳膊还搭在漆盼盼肩膀上。两人关系看上去很不错。

我让辛志明把照片发给辛志远，跟辛志远炫耀，说他去健身房认识了一个女孩，那女孩对他很有好感，一直给他暗示，明显是在追他。

05

过了一个多小时，辛志明给我回微信了。

「嫂子你太牛 B 了！我哥气得快爆炸了，一会儿说我自作多情，一会儿又问我漆盼盼到底是怎么勾搭我的。我看他快精神分裂了。」

辛志远不气疯才怪。心爱的女人脚踩两只船不说，现在还想再去踩第三只船，这事还是自己的弟弟亲口说出来的！

漆盼盼的形象，大概已经被他在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甚至是红叉吧？

晚上，辛志远晚饭都不吃，一副为情所伤、萎靡不振的样子。

直觉告诉我，他很可能跟漆盼盼大吵了一架，并提了分手。

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漆盼盼来找我诉苦了，说辛志远太不是东西了，把她玩腻了就想分手。还往她头上泼污水，说她轻浮不检点。

我快笑死了。辛志远对小三的道德要求太高了。都当了小三了，还不许人家轻浮不检点。

我问漆盼盼：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就这么跟他分手吗？那也太便宜他了。」

「那我能怎么办，我又没有什么能拿得住他的东西。除非到他公司去闹，但是闹了又能怎么样？他破罐子破摔，该分手还是会分手，我又得不到什么好处。」

「去他公司闹用处不大，他又不是公务员，这种私事对他打击没那么大。」我对她说，「你得想想别的招。看看能不能弄到他什么把柄。」

第二天，漆盼盼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：她在手机上找到一段小视频，浴室拍的，辛志远全裸的小视频。

「当初拍着玩的，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。」漆盼盼高兴地告诉我，她要拿这个要挟辛志远，让辛志远给她一笔钱。

她想通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辛志远想分手就分手吧。只要给她一笔青春损失费就行。

我觉得特别没劲，剧情太老套了，我都没有评论的兴趣了。本以为漆盼盼有什么高招对付辛志远，没想到就这。

漆盼盼问我，管辛志远要多少钱合适，我告诉她，至少两百万。从那块手表就能看出来，辛志远绝对是个隐藏的富豪。

「也对，他老婆家里好像挺有钱的。」漆盼盼对我的话深表赞同，觉得两年的青春必须拿两百万来换才公平合理。

「别一次要这么多，他会心疼的。你得慢慢来。」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打出这句话。

漆盼盼没有马上回复，屏幕黑掉的那一瞬间，我在手机上看到了自己的脸。

苍白，冷漠的一张脸，眼神麻木而阴沉。我的手一颤，手机掉到了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啪嗒声。

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

是的。不过我不后悔。我只是想讨回那个本该属于我家的公道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都不在乎。

我不会坠入深渊的，会粉身碎骨的人，绝对不是我。

漆盼盼对我言听计从。她跟我说，她准备先要三十万给自己开家美甲店，再要六十万给她爸妈在老家买套房子，后面 100 来万慢慢要。

规划得挺好的。我夸她。她很开心，说她马上就去找辛志远要钱，让我等她的好消息。

我在客厅，辛志远在书房，门没有关，我看到他在看手机，手指点来点去，点着点着，他的脸色就变了。

想必是收到漆盼盼要钱的消息了。

我看到他满脸通红地打字，手速飞快，咬着牙关，额角还绷起了青筋。

漆盼盼应该把小视频也发给他了，她拿着视频问他要钱，所以他才这么愤怒，这么激动。

我悠闲地吃着草莓，用轻快的声音喊辛志远，「志远，草莓好甜啊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」

辛志远当然不吃草莓，他扭头敷衍我的时候，笑容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看到他的笑容，我觉得草莓更甜了。

辛志远打完字，放下手机在书房走来走去，如笼中困兽。

「志远，怎么啦？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」我扬声问他，体贴而温柔。

「哦，工作上遇到点小麻烦。」辛志远笑着说，「你别操心了，我能解决的。」

哦，那你就好好解决吧。反正别想从家庭账户里拿钱。

随后的几天，辛志远肉眼可见的焦虑烦躁，嘴唇上起了干皮，憔悴了不少。

裸体视频虽然有点老套，但的确是个大杀器，漆盼盼要是真跟他撕破了脸把视频放到网上去，辛志远的职业生涯也基本完蛋了。

他还想借着舅舅的高枝飞黄腾达呢，哪儿敢出这种问题。

第四章 恶有恶报

06

不知道辛志远是怎么凑出这笔钱的，反正一周后漆盼盼告诉我，她拿到钱了。

漆盼盼非常开心，金钱的快乐让她意识到爱情根本不值一提。金钱比真爱香多了。

「我以前真傻，还老怂恿他跟家里的黄脸婆离婚，想跟他结婚好好过日子，现在看看，结婚过日子有什么好的？男人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就算跟我结了婚，说不定也会出去乱来。还不如花他的钱多买点包包和香水。」

小三的错觉，男人都是要出轨的，天底下没有好男人。我淡淡一笑。

漆盼盼的美甲店开起来了，她当甩手掌柜，请了两个小姑娘给她看店，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区租了店铺，还按她的审美重新装修了一下。

她跟我诉苦，说还没开始营业，已经扔进去了七八万。

我替她算了算账，觉得她过不了多久就要开始找辛志远要第二笔钱了。

漆盼盼的花钱速度超过了我的想象，甚至没熬过一个月，她又找辛志远要钱了。

可能是第一次要钱要得太顺利，这一次，她准备狮子大开口，直接找辛志远要一百万。

她忐忑地问我，「一百万会不会太多了？他不会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把我拉黑，让我爱干嘛干嘛吧？」

我告诉她不会的，辛志远那么有钱，不会为了区区一百万就破罐子破摔，毕竟人家前程远大。

我真的很想不通，她怎么就不担心辛志远会去报警呢？在小三脑子里，果然没什么法律，责任，道德之类的词。

漆盼盼要钱那天晚上，辛志远失眠了，我半夜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站在阳台上抽烟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模样沧桑，竟然还有点可怜。

我翻个身安安稳稳地继续睡觉，外面那么冷，被子里真暖和，真舒服。

我跟漆盼盼说，这事得速战速决，不能给男人犹豫的时间。

漆盼盼逼得很紧，辛志远每天回家吃饭，心事重重。

时机差不多了。

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跟辛志远聊天，说：「今天同事给我讲了个命案，是她老家那边发生的，都把我给听呆了，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真是花样百出。」

辛志远对我的话没有兴趣，支吾两声埋头吃饭，并不想跟我聊天。

焦头烂额没有聊天兴致，我明白。我不怪他。

我继续说我的：「说有个男的因为财产纠纷想杀自己的情人，正好他家是卖气球的，他就把一氧化碳灌进那些气球里，故意把绳子扎得很松，让气体泄漏出来。等情人睡了，他关紧门窗自己跑出去喝酒。第二天早上回家，他才装模作样地大喊大叫说死人了。要不是警方起了疑心，别人还以为他情人是煤气中毒死的。谁能猜到他身上去？」

辛志远敷衍说：「这人真够狠的。」

「他情人也不是个东西，染上了赌瘾，三天两头找他要钱去赌博，刚开始要几千，后来要几万，十几万，这男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」

辛志远不吭声，敷衍都懒得敷衍我了。不过我不介意，我继续说。

「我同事还跟我开玩笑呢，她车的后备箱里不是有个瑜伽球吗，她说她得对她老公好点，不然老公搞不好会往瑜伽球里灌一氧化碳毒死她。」

漆盼盼一直在练瑜伽，她也有个瑜伽球，经常放在她车子的后备箱里。

我看到辛志远的筷子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。

我猜，他大概想到了一些什么。

吃完饭我也不让辛志远洗碗，非常温柔体贴地让他好好休息，我说：「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？对了，我今天给舅舅打电话他还问到你了呢，说很看好你，志远，你好好努力啊，我们家就靠你了。」

辛志远的脸上终于有了点活气，他问我：「舅舅怎么说我的？」

「就说你让你好好表现，他那边肯定会关照的，只要你不出什么岔子，后面基本就稳了。」我冲他露出一个「你懂」的笑容，又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柔声说，「宝宝，爸爸要飞黄腾达啦！你开不开心呀？」

一边是背靠大树飞黄腾达，一边是步步紧逼的情人和拿不出的巨款。

怎么选择，辛志远心里应该有数了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赌他会铤而走险。

辛志远似乎很有触动，他也伸手来摸我的肚子，「来，爸爸也跟宝宝说两句话。」

我躲了一下没躲开，只好努力把肚子鼓到最大。

「都快五个月了，怎么还不显怀？你上次去产检医生怎么说的？」辛志远有点担心地问我。

「我子宫后位，不容易显怀，再说我本来就瘦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。」我笑着说，「你看，这肚子不是已经鼓出来了吗？」

「嗯，下次产检我陪你去吧。让医生好好检查一下。」辛志远有些愧疚地说。

「好啊。老公真好。」我仰起头笑得一脸灿烂。

每次产检都是我自己去的。挑的都是他最忙的日子。

我故意的。

过了两天，漆盼盼告诉我，辛志远约她周末见面，说是想跟她好好谈一谈。

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漆盼盼的瑜伽课也在周末，那天，那个瑜伽球肯定会在她的车上。

看来，辛志远已经做出了选择。

终于到周末了，辛志远一大早就告诉我，他同事要回老家发展，今天大家一起请他吃饭为他践行，可能会玩到比较晚，让我别等他。

我温柔地说好。

踏出这个门，他就回不了头了，我希望他能义无反顾，毫不犹豫地走下去。

我对他没有爱，只有恨。在一起八年，我以为我们情投意合，彼此相爱，没想到他爱的只是我父母的房子和积蓄。这桩婚姻只是笔买卖，跟爱情无关。他从来没有爱过我。我的八年，只是一场笑话。

一整天，我都在等辛志远。

他回来得比我想象得早，表情也比我想象得更镇定，他不仅没什么惊惶和惴惴不安，甚至还神采飞扬，像卸掉了一个大包袱，看上去无比轻松。

我后背发凉，人心的险恶让我毛骨悚然。

我不停地看微信小号上的消息。漆盼盼没有音讯，没有给我发微信，也没有发朋友圈。

晚上，我不敢跟辛志远呆在一个屋子里，就谎称闺蜜老公出差她一个人害怕，到闺蜜家去睡了。

这一夜注定要失眠，我辗转反侧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内心如煮沸的油锅。

事情看来已经照我设想的方向进行了，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并没有复仇的快意？只有恐惧和不安？

我什么都没干，东窗事发也跟我扯不上关系。可事实真是这样吗？我终于也变成一个恶魔了吗？

月光清冷如雪。我找不到答案。

第二天下午，辛志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。

「漆盼盼出车祸了！撞死了！健身房的人跟我说的，说撞得可惨了。」辛志明发了个摊手的表情，「这是不是她勾引我哥的报应？」

我没有回复他。

不，这不是她勾引辛志远的报应。这是她十年前害死另一个女孩的报应。

两个月后，辛志远被抓捕。他在瑜伽球里灌入一氧化碳导致漆盼盼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昏迷，车子撞上高架桥的护栏，漆盼盼当场死亡。

辛志远被警方带走的时候，我站在高楼的窗口远远看着他。

没有快意，更没有得意，我的心荒凉如枯井，却又平静如水。我朝辛志远挥挥手——这一生，永别了。

没过多久，辛志远的妈妈又生病了，辛志明来找我要钱。

我在电话里里对他说：「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，你怎么还来找我借钱呢？」

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嫂子，我妈等着这钱救命，你看着以前的情分上，再帮我们一次行吗？」

「对不起。不行。」

「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？你别忘了！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老辛家的种！我妈可是他的亲奶奶！」

「孩子？哦，忘记告诉你了，孩子我早就打掉了。怀孕 45 天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打掉了。」

「什么？怎么可能！我哥出事的时候，你不是还怀着孩子吗？我哥还让我多照顾你。」

「他记错了。」我微笑着对他说，「下次探监的时候，别忘了告诉辛志远，他没有孩子了，因为他不配当爹。」

我把辛志明的电话拉黑，心情愉快而平静。

挑了阳光最灿烂的一天，我抱着一大束鲜花去了郊区的墓园。

墓园里芳草萋萋青柏林立，有的墓碑年久失修，有的墓前供奉着鲜花水果。微风拂过草叶，我听见了青天上鸽哨的声音。

墓碑上，妹妹在对我微笑。

十四岁，花骨朵一样纯洁的少女，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一双清澈的眼睛，羞涩又乖巧。

眼泪毫无防备地奔涌而出。我闭上眼睛，听见了妹妹的声音，「姐，你什么时候放暑假？人家想你了。」

甜甜的小奶音撒着娇，让我的心剧烈地疼痛起来。

人家想你了。这是妹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然而，她没有等到我从外地的大学放假回家，就从十五层的高楼一跃而下，从此彻底消失在我的生命中。

我的妹妹，永远停留在那个夏天。永远十五岁，不会再长大。我们一家四口，变成了一家三口。

漆盼盼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。她不满 14 岁，比我妹妹还小几个月。

哪怕她上课用圆规扎我妹妹的背，哪怕她在体操室当众扯掉了我妹妹的运动裤；哪怕她带人把我妹妹堵在卫生间，把那些装着用过的纸巾和卫生巾的垃圾篓扣在我妹妹的头上……

哪怕她做过那么多邪恶的事情，死一万次都有余，她还是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
她只是被退学，我的妹妹却不在了。

妹妹的日记本上全是泪痕，我爸妈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发了疯一样对漆盼盼拳打脚踢，几个大人都拦不住。

我没有给爸妈看那本日记，我怕他们伤心。我想，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就好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漆盼盼付出代价。

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，漆盼盼居然搬家了。全家都搬走了，我怎么打听都打听不到她的消息。

那时我还太傻，太年轻。一个人闷着头找，完全没想过要向别人求助。

幸好苍天有眼，让我再次遇到她。

她终于死了。她早该死了。

后悔吗？不，我不后悔。恶魔就该待在地狱，她不配活在人间。

我抱着膝盖坐在墓碑前面，头轻轻靠在妹妹的照片上，和她脸贴着脸。

天空很蓝，云朵很温柔，妹妹的墓前干净整洁，鲜花吐露着芬芳。我真的好想她。

我爸说，还是两个孩子好，可以回来轮流陪陪父母。是啊，要是妹妹还在，那该有多好。

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想做个好姐姐，好女儿。

该盐选专栏共 50 章，96% 未读

[继续阅读](#)

VIP



盐选专栏

妻子的复仇

鹿鹿 等

共 50 节

会员专享 ~~¥39.90~~

编辑于 2020-11-13

